三戌叢譚

三戍叢譚序

往柄臣強司士戍余漳南暇日得戍樓閒話尚以罰不蔽坐代輸海運破其家必中以死

天子念之得還伍於是得西峰

淡話平海寇劉香功第一法當
還官顯擢且有延世之賞以勸
王請
對復令還伍待勘敘於是且三
至戍所矣筆劉所記前以爲閒

話者繼自知其淡今更覺其叢也然舌在也何能已於言吾以存吾叢而已夫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托於言言且不敢而爲閒爲淡爲叢然亦有所仰禪

明時者待他日忠義之士讀而采之可也如必於其身則方以言而放且以未言者逆億而放之又何望焉或有告以兑之說者答曰後將軍有言是何言之

不忠也

丁丑秋日肆言成老題

三戍叢譚卷之一

若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泌云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食粟二百四萬斛是人月食粟一斛也今之邊卒法准是趙充國云步兵與吏士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人穀二斛三斗有奇較今法盈米一斗五升餘然穀爲米多寡不一也鄧艾云淮南北閒皆以四萬

人田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如此則人月食五斛穀矣豈其裝錢犒賜如漢所謂兵各自本郡資發唐所謂受大司農犒賜者盡在是乎養兵之法三代以降莫善於漢漢法民三日戍邊不盡行大約以百二十人中取一以備邊而一百十九人者各以三日之食及道里之費供之故邊儲不乏至北魏時薛虎子為徐州刺史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于表言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去歲之中具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以後兵資皆貯公庫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

有吞敵之勢魏主從之是時寸兵十二絹資自本郡猶漢之遺法也唐初因之故朱仙客以積財得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猶是法也自唐府兵法壞召募之士始盡給於司農其法各道之兵出境始別加給宋則無不仰給縣官與今同法然會子之法利權上握不盡取於民故卒無脫巾之虞今二者俱失未憂敵而先憂兵

愍自已已卽建議以募調之兵皆責餉於本道而司農止加給鹽菜略用唐法梁大司馬廷棟用其意以畱各鎭援兵卒賴以濟今歲并加給者亦以不能給而盡罷之我不知其所終也

陸贄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爲是以國朝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

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必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兩稅之錢折爲布帛之額我　高皇定賦盡法此意最合治體僭乎今蕩然盡矣欲上下均足何可得哉

范文正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唯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不因事起之則遂

爲廢人矣此其深意愚以公未盡言也故相所牽謫乃時相所深擯之人也凡得罪於君者其位易復卽未復而人情不忍冷煖猶可自聊得罪於相者其人不去無復敢推轂之人非公不能爲度外舉動也西夏開釁公開帥府當時羈縻之人嘗恐爲敵用故張元吳昊之流尚爲籠絡況士大夫乎

范忠宣公純仁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邑僕妾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人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此言未嘗無理然忠宣生平大約不遠人情豐則裕簡則儉在內則防閑寬於在外在外則物料豫

於在內理當如是此其一端耳
前朝冢卿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
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妨賢路有旨回奏
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
是貪位主上幼冲吾輩皆先朝簡受付托若皆
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
衆從其言愚以非衆從其意乃衆意素定也璡
不遑學問之人故傾心吐出耳然學問者止學

一好樣子亦復何益

本朝爲政大約遠法周官近師趙宋宋有二法本朝不及師之甚可惜也宋有激賞庫遇有姦盜開庫懸募故獲不旋踵此法古有之宋特置一庫取無名錢充之故事豫功速本朝缺此法遂不行又有慈幼局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此法甚善今不

可得也

孔明在隆中原非隱者但待價而沽耳故所居在四衝之地曹公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隆中矣今言處亂世者云當置家人於深山自以七尺付之天下耳不知爲天下關係人何處深山容其隱匿乎及家爲人得如徐元直曰方寸已亂矣違心屈身千古炯戒也

秦會之斃於牖下古今共恨然觀王盧溪在夜

郎郡郡丞望風待比因隷適郵報至張昇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累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盖先得之矣謝任伯子景思假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天苟佑正人卽寬其生誅自放一步地矣况子孫竄辱千百世不敢認其爲祖較之夷滅其恥叓甚乎

聖人論天下曰生財有大道未有不留心理財

而可稱賢宰相者如國朝屯田之法足以裕生強軍阜民千古莫易東楊違道干譽坐廢良法致本朝之貧甲于歷代國貧而橫徵民生以困使當時餘糧每分十二石者不免其半國至今日富給軍正糧十二石不行免盤之制至今軍不敢賣一田不致被占豪強坐使封域之內失膏腴萬萬至于今日上下交困幾于束手然考唐陸敬輿疏曰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

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此可爲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陽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現米尚有三百二十萬斛京兆諸縣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

之以救貧乏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戸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鎭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二都償先貸戸部錢詔行其策邊備以裕今日催科搜索之外別無一策而其大病在搜括立于竭澤而

無一毫拯民之意其意以所急在此不暇他顧耳不知不培其本則流必立竭此正所以困國矣敬輿此策得以濟國用而於糴三十七錢處以百錢糴之於水災州縣又以八十錢糴之其培民者深矣邊鎮十萬人六年之食却以一百二萬六千緡是每人每年止費一緡七百十文也當時米價可知矣崇禎丙子宿州南京米價與高大率在千三百以上而鳳陽滁州價僅及

半使當事者稍一留心通融千里之内錢穀兩不荒矣惜哉

今之天下貧困不支正如大家世族不能經理財竭於内一朝外侮益無所支使紀綱之奴得經理之法破陳易新將無化有尚勝中家十倍

余於巳庚間治戎山海時虜梗中道餉運久斷月糧不繼士恐呼庚軍需製辦久巳廢閣余特銜命渡海擣勵度蓋州套海淺必得平底渫船

方可渡甲士即以二百金造一舟四十舟亦非八千金不可見海岸廢舟數十百艘破敝變價問其估舟不過一二金多者三四金無人承買尚在待價余乃擇一心計之弁許其優擢使於中擇板可用者適足四十舟之用其餘不堪者悉舉焚之得舊釘鐵無限令營卒善鍛者爲釘搜營中尚有舊貯油蔴出以爲艌廢舟之錨爲營將所匿搜之足用買布爲帆咄嗟爲辦費共

不及二百金而四十舟具矣又奉旨令山海道將備軍需時王楫爲道欲阻其成不付一物余請同下庫閱之物尚山積一物不與見空地中露貯數百銅銃問之云此無所用但不可放耳余念火器銅貴於鐵焉得有祖宗朝內府所製而有不適于用者乃盡請之得六百位以法熩之令二升少置藥爲試及不可益乃止刻識於上試完止炸十三砲耳餘俱成利器矣又有

單刀鳥鎗數千室盡朽敝置泥土中亦請而見許鳩工爲室不必華飾止取可用費不過百金而有數千人之仗矣廢甲無用亦請出加布盡成完好半月之內約略萬人可不徒手而皆取其所棄冊籍不載查盤不及者因思苟肯着意無事不可爲也昝張詠知益州城中屯田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可我無憂矣人能事事推垂崖之意行之卽今天下不患旦夕不富強也漢兵之強往往雜番軍爲雄不特其材力勁也彼之先聲既足以奪我人之氣我之喪膽先失其爭抗之雄故趙武靈王胡服而戰後安史回回紇至矣黃巢曰沙陀至矣皆足以奪氣致勝二祖老於行陣必以忠順達官爲前鋒其所以

撫卹者備至今遼兵之強在高陽公決用夷丁之策風聲招徠至王之臣爲督時遂有數萬來降遼朝論收之故士氣大振威冠諸鎮張宗衡爲宣督深解此意復收萬餘余嘗請將以名將蕩勦流寇至登萊之復畢竟用夷流寇當夷無不摧解只登萊無舟師戮力致賊外追流寇乃主將養賊故撲滅爲難耳陳大將軍洪範養夷丁昌平朱爲失策巢丕昌降虜與夷丁何與事

平之後復激之反出此駕馭之過豈用夷之咎

乎　主上處分甚當此中華復振之基也

宣宗諭大臣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有自不忖量來擾我是爲不祥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切不可無故興兵後因黎氏弑其國主　成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討平黎賊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

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成祖本心自是以來交
趾無歲不用兵中國之人疲於奔命久矣欲罷
其師蹇義張輔皆以爲不可楊士奇楊榮遂阿
承其事上所引者　祖訓也　祖訓謂無故不
叛而伐謂之不祥　文皇以身爲天地神人主
討弒君之罪豈曰無故服而舍之未爲不可旣
已立置官師復爲不軌此叛於封域之內矣可
反舍乎大寧之棄非兵力屈也國家之弱實基

此矣　二祖神武一旦澌盡能無恫心
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
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覩敵
勢而攺圖則庶幾焉苟欲遂其私内覬大利外
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
希矣少康靡鬲眞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
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數
而不殆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寇宄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亦難哉此言千古報仇恢復定案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信不順天寧助之乎宋高宗恐淵聖之反實甚於金虜所以秦檜主和之說中其膏肓將士窺其心孰肯用命大臣窺其心孰肯戮力臺諫窺其心孰肯盡言不爲偏安不可得也梁元帝之流坐致困斃皆以此致之忘不共之讐恐授天下口實欲蓋彌彰適足以召天下之兵而我

之報仇不著明於天下焉得望壯士奮力建尺寸之功乎

三戌叢譚卷之一　終

三戌叢譚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謀國不臧一死以殉士之耻也然勝於悍然不顧者多矣劉裕北伐盧循入犯孟昶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遂仰藥死次之如盧攜佐中人釀黃巢之禍亦仰藥而死於今觀之皆烈士矣

從古英雄失時不難委身盜賊即　高皇之於

滁陽王亦其一也然滁陽王尚有物色英雄心高皇亦當潛龍初起之日如李密者大事已就差跌失之依棲翟讓又冥頑不靈之物終因以起心亦苦矣讀史到此地步當另着一眼

宋時改法始於仁宗而不始於神宗仁宗時兵廣吏惡百姓縱侈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論之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晉宗道領之時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

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者其法屢變不能無弊上命諸等挍歲入登耗更定之諸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

開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

之類有二解地引水而成成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此北宋一代制用太槩按古可以準今也

岳忠武當建炎初越職言事所論列者李綱黃

潛善汪伯彥也後李以譛去天下之惡遂止歸二相一時之進退足變萬世之毀譽忌之者果得計乎

張所爲河北招撫岳鄂王奪官後歸之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唯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鄂王曰㫺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嘗息童宣撫取燕靈事每

發一笑以虛名受實禍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越河以往半爲胡
虜之區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惟有
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所大喜然不克
行當時廟堂鬧之豈不以狂言復發然不能用
兵而徒言招撫終是畫餅耳
史但言南宋水盜有輪船踏水行如飛不知所
自小說楊幺事蹟云安撫程吏部得一隨軍人

元都是都水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頻九郎自靖州山場所買水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綝水牌筏稍泊于是差官盡行拘束打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于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靈能載二三百人么自是不敢

輒近州城後令單統制將之往單力爭以爲江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不若多遣海鰍船亦足取勝吏部不允必欲以車船炫賊要帶高都料在船恐船或損需其脩整值連日陰雨兵淹浸泥淖中得晴霽已疲之不可用欲班師而江水漸落船竟爲賊得又獲都料匠手于是楊么打造和州載二十四車大樓船揭欽打大

德山二十二車船夏誠打火藥山船劉衡山打大欽山船周倫打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雄壯矣此事特詳不可不知也

宋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不欲求情于事外也此最得聖王制刑之意　本朝原未申明然誣告失入之罪亦重有法而無行法之人

故濫觴至今日矣如宋之季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營復岳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又求之書飛與憲責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實未嘗言與藝祖同董先獄詞已證其無是語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此所謂莫須有獄也然莫須有尚盛德事今叓不可得矣如余爲大司馬梁廷棟所忌嗾其軍譁亦止十九人餘則與

力鬭監司王楫誣以下怨其嚴刻矣廷楝述楫
塘報上聞又攺嚴刻爲貪横而所發邸抄則仍
用原文一大異矣又益以風聞歛運卒一事遂
致讞訊訊者謂盡妄擬以重則立功輕則贖杖
詔令贖杖是輕比也復朦朧逮之旣至都
上令司寇結案耳柄臣復錮之獄再訊兩事俱
虗讞詞不加舊一字而乃強坐之戍　上以立
功爲重與之輕比不加一罪攺從重典恐　上

覺察舊例合批其人應某罪竟以依擬二字并不著名入長行中如發落笞杖者使　上不覺也泰丞相豈非盛德乎近日馮大司寇英鄭鄤一案疏稱原參以舊輔吳宗達之言爲據今舊輔已不能起九原而問之矣所與鄭鄤對簿者惟是首輔疏爲憑耳據原參詞鄭鄤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廹其父以杖母是原參亦未直指鄤之杖母也

今臣等反伏詳訊鄭父振先毀冠茹素二十餘
年披剃之事已昭彰入耳目矣至問其杖母之
事堅不肯認臣等再四嚴審始供其父畜有婢
妾其母待之甚嚴雖無行杖之事亦時有關嚷
之情是杖母之事固已得其意於言表矣夫妻
反目家庭之常至假箕仙批詞庇妾杖妻其術
甚巧而於義則甚累鄭爲人子始未有婉柔之
諫旣未有泣涕之道乃袖手旁觀亦任其父之

所爲不亦安忍而無親乎眩惑幻妄之邪術大
篾倫常之正理陷其父於有過之地貽自已不
韙之名戚黨切齒鄉議沸騰鄖也於人何尤按
以春秋誅心之法則鄖自當爲父而任咎依爲
子過失傷母之律引左道亂正爲從之例邊遣
不枉等因奉 聖旨鄭鄖滅棄倫理旣稱戚黨
切齒鄉議沸騰何得仍聽狡飾骫徇輕擬還着
再行研訊確擬具奏欽此送司奉此查得鄭鄖

一案因舊輔吳宗達已故無證可憑所憑者惟
有戚黨鄉議耳然戚黨鄉議非甚遙隔見在之
朝紳近日之朝議是也已經擬遣伏奉　欽駁
鄭鄤篾棄倫理既稱戚黨切齒鄉議沸騰何得
仍聽狡飾骫徇輕擬還着再行研訊確擬具奏
欽奉　嚴綸相應　上請或准其在京姻屬耳
目最親者據實公奏以憑確擬庶是非昭明法
無枉縱而積案不致延閣等因呈堂奉　批如議

具題奉此相應題請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鄭鄤杖母一案其事在閨門外人不能盡知
即知亦不能盡真者惟其戚黨切齒是以鄉議
沸騰此原祭疏中語而亦臣等之所訪聞也今
蒙
明旨指及若謂鄉評可信而鄭鄤狡飾之
語可以勿聽也然臣竊細思之此不過鄉人之
私議而非朝端之公論臣等亦不過得之於風
聞而非確有所憑無據定案竊惟武進縣之鄉

紳在京者實繁有人伏乞 皇上勅令該府縣在朝文武官員將鄭鄤杖母之事或虛或實或父或子從公奏聞下部究擬庶招詳有所證據而欽案可以完結也此非臣之故爲誘卸也緣鄤倘有文名結納最廣以劉宗周去國之臣猶爲之稱屈道在安知在朝者不有後言乎若以無憑無據之事而遽爲正罪異日物換星移必將以臣部之擬議爲不當必將以 朝廷刑罰

爲失平臣一身性命不足惜其若國憲何是以
顒望　皇上勑令其同鄉公奏以定一時之罪
案以杜後日之口舌而非臣敢以諉卸也旣上
司寇一譴再譴身爲囚矣
宋忠武疏有曰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
係臣晝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
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
僧慧海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臣先於鄂州

駐劄日遣本軍提舉武功大夫劉康年收復襄
黃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
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
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因將帶
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
擅行私塡乞臣之私事乞將上件恩數早賜速
寢仍將劉康年明正典刑所有臣不合令將帶
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高宗不追國夫

人而允其二者有飛而正康年罪不特忠武皎皎不可汚高宗亦可謂處置得宜當時武人爲帥雖如忠武亦不免有此大疏漏不可不時爲警惕也

張魏公問岳鄂王孰可典王德之軍議不協岳遂拂衣史載此事然不載未問時先曾以此軍畀岳後不果則并此問魏公亦失矣岳亦不善處嫌疑惜哉

岳霖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來矣家人聞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往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此良怪事至德所孚使民忘怨幾於王者之風矣

房杜爲唐太宗決策定内難玄齡之子遺愛高宗時以謀反誅如晦之子荷與太子承乾謀反誅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蓋習見所爲以爲固然

不察幾微之辨也
武后用宰相極多官亦不高有罷貶即至縣尉
者其時名相亦遂有十數人廣種多獲亦有以
也以李林甫秦檜嚴嵩獨據要地專而且久二
三件食如無人焉誠不如牝朝也
無論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四時所以成序也即
疾風暴雨亦不竟日故漢武用法極嚴赦亦不
時下始得聊生賢才不至久錮所以不致以亂

郎武周羅鉗亦有變遷當重酷吏之時郎詔六品七品官交辯已定待命於外如徒知赦不可數而重刑又復不休大獄幾興囹圄幾滿而西曹方謂犯人有發城監之例犯官無發城監之例俗吏不知今古何所不至　聖明當俯念也

唐李綱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名字文紀宋李綱字伯紀當又慕之也三人風調相似不爲徒慕

今世無西海史曰蘇烈於高宗時征賀擊木昆部至西海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張說自宰相出爲岳州遷檢挍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唐玄宗大喜授檢挍并州長史修國史敕齎藁卽軍中論撰後入中書復以宰相兼領河朔節度大使巡行五城此宰相行邊正所謂出將入相非使相相比也近世孫高陽類此雖不於軍中論正史藁然每以國史成同諸輔進

秩甚高陽不受邊賞而近世總裁者亦皆不直筆矣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置麗正書院以中書令張說爲使明年以說知集賢書院事後改爲館而麗正不復設矣

唐陸象先端人也自累官至平章事至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機樞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至公主旣擅權宰

相爭附之象先未肯往謁及謀逆象先言主不得廢立主怒及主敗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引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以象先持正若此苟無明主身膏斧鉞猶細事悠悠千古誰爲眀之者可不愼乎

壬戌叢譚卷之二終